



《玫瑰》 200×200×820 cm 不锈钢锻造 2013年

今年五月国际游艇展在台湾开幕，蔡志松一个张开双臂的武士成为了标志，这个中国武士的形象，好似一架穿越时空而来的游艇，它能跃入大海，乘风破浪，一览碧海。这证明蔡志松在处理古典、商业、时尚等关系中，有清晰、准确的判断能力。他的雕塑作品不管是在严肃的高层次的展览中，还是在一些轻松的场合，都各得其所和相得益彰。

玫瑰花作为爱情符号已流行了近千年，人们已经见惯了，艺术也在不断地表现，让它出神入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雕塑是有难度的。蔡志松特别选用了锡这种金属材料，他这样描述：“玫瑰美艳、象征爱情，而铅既沉静又绚丽，既柔软又沉重，既可



《颂》

塑又易毁；既稳定又具毒性，虽是金属却很脆弱。用铅的材料属性和玫瑰的自然造型结合描述爱情，观点应该是明确的。爱情和其它事物一样，其真实面貌并非与自己看到的和想象的一致，爱情犹如这绽放的铅玫瑰，品者自知”。这朵时尚的《玫瑰》，应该算作蔡志松的小品，一个轻松的另类变奏，是雕塑语言对时尚的一个经典解读。因为经典是过去的时尚，时尚也可以是当下的经典。

三、从人生如浮云到嘎巴拉甘露碗

蔡志松的性格是隐忍的，他和和和气、话语不多；是勇敢的，他能走出优越的体制、染指时尚；是悲悯的，这是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有的情怀；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，这也是艺术家最好的分寸感。从人生如《浮云》，显示参透人生才能获得平静，这片洁白的浮云用现代磁悬浮技术，彰显对人生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诗意呵护。沉重的《嘎巴拉甘露碗》图6，在他的手下，各种技术指标被完美切割和表达。蔡志松以中国视角在国际艺术圈内又以流行符号再一次发声。

藏传佛教用人头骨制作甘露碗，其作用是供奉护法神或佛菩萨，是一种法器，铜鎏金制，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时尚界把骷髅头、心形、十字架、红唇、翅膀等，有简单元素、鲜明高意的图像，流传为经典时尚符号。骷髅的意思是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，是生的反面、是生的补充，它是追求自由、反叛约束的。之所以运用这些流行符号，其实蔡志松是在寻找一种特质，就是各种元素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，他一心一意地在流行中寻找历史的诗意，再苦心孤诣地把它变成真正的雕塑。

时尚具有商业精神，时尚的雕塑却可以不要妥协于雕塑的标准。时尚雕塑不是商业，它来自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的观察和表达冲动，并没有预设的盈利目标。时尚的本质是标新立异与艺术的本质是一致的，它容易蔓延、具有传染性，所以与时尚结合的雕塑更具有感染力，更能够在现代社会扩大影响。时尚是一种历史现象，严格的说传统社会只存在仪式而没有时尚，时尚是启蒙运动以来近代社会的产物。时尚有时候被作为肤浅的代名词，这是一种很不全面的误解。

四、从时尚的助力到可平等对话

时尚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接受性，从这一角度时尚或许可以导致世界性的艺术。蔡志松说：“我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一元化，开创另外一种现代艺术样式，一种能体现我们东方民族气质，能包涵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底蕴的现代艺术语言，在宏观的文化领域里真正和国际对话。”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流行元素，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一种怀疑世界、崇尚自由的社会风尚，这种流行风潮席卷了艺术的方方面面，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标志，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美国学者马歇尔·伯曼这样描绘这种前景：“现代的环境和体验穿越了地理和族性、阶级和国家、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界限；在

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现代性联合了全体人类。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联合，一个分裂的联合：它将我们卷入到永久的瓦解与更新、斗争与矛盾、模糊与痛苦的大漩涡中。要想成为现代就要成为宇宙的一部分。”³

五、雕塑家本人的位置——一个个人自由

用雕塑时尚来解码本土文化，这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方式，既包括作为文本的雕塑也同时包括作为生活方式的雕塑家本人。蔡志松研究佛教及藏传佛教，东方美学和禅宗，东方文化在他的艺术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时尚中高端艺术的缺席既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，这体现在艺术对时尚的良好引领作用和资本与艺术之间的互相吸引。在时尚中艺术家的缺席，即隐身于艺术之后，更显得没有太大必要，自己的代言也许是一种最准确的代言，同时也满足了大众的“窥视”欲望，也满足了现代人的“自我展示”欲望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扩大社会影响力，可以避免优秀艺术被现代社会的大量信息所覆盖，同时也是文化先锋即时尚艺术家的社会责任。

蔡志松并不局限于传统文化这一题材，他表现为随机和多元的选择。这种选择是一种时代特征，是一种个人自由，自由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，它包括三个方面，即作为科学的自由，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，还有作为自我实践的自由。雕塑在不断创新，包括创作样式和话语方式，我们怎样就可以不受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及资本运营的操纵，即参与其中又保持艺术自身的规律？毕竟艺术自身的规律是艺术的元规律。现代性中也存在各种多元跨界及高科技实验，其实任何新的实验也无法取代雕塑艺术，因为雕塑艺术实际上是所有其它新的空间样式的母体。

雕塑时尚，与一般意义上的时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。雕塑中包含着永恒和现在两个基本要素，雕塑中的现代性问题，首先是雕塑创作过程中永恒之美的分裂过程，同时通过这种分裂过程完成对永恒的一种渴求。在一个对历史和公共生活丧失热情和责任的年代里，时尚找回了部分热情，时尚并不纠缠于抽象的存在问题，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，因此，它带有更强烈

的现在感，时尚是转瞬即逝的，而艺术是永恒的。艺术与时尚以各种手段和丰富的面貌实现着跨越界的不断合作，一夜之间时尚与雕塑不再泾渭分明，以艺术为名衍生的时尚产物无所不在。当置身于物质与艺术的双重感受时，人们已经很难界定，究竟它是源于时尚的魅力还是因艺术的绽放而变得更加的璀璨夺目。艺术与时尚本来就是一体，没有艺术时尚势必只是昙花一现，失去时尚的艺术也无力诠释当下精神。蔡志松以先行者的姿态，在雕塑艺术与时尚文化和时尚生活之中穿梭，给大家提供了高品质的雕塑作品和高品味的生存型态，做着并不夸张的各种表情，这没有艺术上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同时没有经济上的实力也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现代性的表情是一个复杂的表情，它存在于时尚之中，生发于雕塑艺术的母体之内，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它的宽泛的概念、流动变化的形态、飞龙混杂的状态而对它忌讳如深。

蔡志松所取得的成功，是明心见性取得的，在这个“取得”的过程中，他犹如修行者，在不断历练着自我的“心骨”。正如蔡志松如是说：“人们由于长期被纷繁变化的现象所迷惑，总是习惯性的不断缅怀过去，规划未来，很难放下所有的希望与恐惧，安住于当下，用智慧之眼洞察事物的本质。于是便努力地摆脱不喜欢的事物，抓取喜欢的事物。因此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入到无尽的痛苦折磨之中，仿如飞蛾扑火一般。很少有人清楚，努力避免痛苦的过程正是在不断地增加着自己的痛苦，人们被一个又一个幻想驱使，不停地奔波。一些人在被误导的价值观引领下，把无常当作永恒，把痛苦当作快乐，不惜以生命与外界争斗，即便得到了短暂的利益，但纵观其轨迹，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喜悦交替罢了。”

蔡志松是理智的，他能够在纷繁变化的现象中保持清醒，他的“取得”来自冷静，来自不易！

注释：
1. 《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》郭宏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475页
2. 同上 第485页
3. 《现代性体验》马歇尔·伯曼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第101页



平台浮云 38×25×3cm (柜) 12.5×10×6.5cm (浮云) 综合材料浮云 不锈钢台 2012年